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明夢餘録卷二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梅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李樗

欽定四庫全書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四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內閣

卜輔于天

崇禎元年輔臣施鳳來等以枚卜請上允之吏部會推十員翼日名閣臣與吏科河南道至乾清宮前殿上諭輔臣曰內閣公孤大臣倘得其人社稷

之福朕不敢自定欲求之天施鳳來對曰海内多事望皇上多點數員上領之命内臣設香案上舉香一拜三叩隨設小桌置筆硯于香案之左前出紅紙十方各書一名為鬮入金瓶内上舉匙拈之每拈一鬮遍示侍臣然後舉筆點之再拈如前共點錢龍錫等六員上復拜叩禮畢還御座侍臣趨入叩頭謝來宗道浙江上虞人任禮部尚書楊景辰福建晉江人任吏部侍郎李標北直髙邑人原

禮部侍郎起自請告錢龍錫南直華亭人劉鴻訓
山東長山人周道登南直蘇州人原禮部侍郎起
自削奪俱加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

起用舊輔

崇禎元年戊辰三月上諭吏部朕勵精化理注意
端揆近日政本諸臣維朕特簡雖庶幾和衷師濟
之盛但主持國是尤藉老成舊輔韓爌忠謹直節
淵識宏猷勛勣績著寅亮望隆方今時事多艱如

斯良弼豈宜長違禁地兹特從閣臣及臺省諸臣所請以原官起用入閣特正揆席式資和燮之功期佐蕩平之治爾部即遣官到家敦請俾刻期就道用副朕側席延竚至意欽哉故諭

特名密對

崇禎二年己巳上御文華殿遣内侍特召禮部侍郎周宜興獨對移時漏下一鼓始出御史李長春毛羽健等上言聖主舉動宜慎一臣獨召非體我

國家設閣臣以備顧問設九列以課職掌設臺省以資糾彈主封駮大小相維壅蔽不生皇上之意得無謂舉朝不足信不堪用惟延儒一人可信可用乎如此宜以所問答明布中外宣付記注毋徒使人揣摩於不可知之域不報未幾同溫體仁入閣

辭名不赴

崇禎七年甲戌二月溫體仁借內監王坤逐宜興

去意在攫其首輔也三月上特召舊輔何桐城入朝在道屢引疾不許給事中黄紹杰奏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罷徘徊瞻顧則次輔體仁當知所自處矣自體仁為相水旱洊臻盜賊滿路燮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旨必熟中外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民望上責其率妄

不傳首輔

首輔溫體仁病去時張至發為次輔例應傳為首輔乃半載不傳或勸張宜請病張曰無奈賤體頗健時傳以為笑一日上偶有宣賜稱首臣張𦕈日廷謝吳編修偉業上疏云前事者後事之師今日首輔之鑒取之溫體仁而足矣體仁學無經術則當講求仁義練達朝章體仁性習險詖則當矢志光明立身公正體仁狎暱宵人則當嚴杜諭詆之

輩體仁護持逆黨則當力繼忠孝之經毋如體仁之泄沓偷容毋如體仁之游移飾詐庶乎聖恩可副衆望可塞也乃積習未化近日盛稱體仁之美曰孤執曰不欺夫體仁有唐世濟閔洪學蔡奕琛吳振纓胡士獜之徒參贊密謀有陳履謙張漢儒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己何謂孤庇樞貳則總理可不設而事敗乃設庇鳳撫則鎮撫可不移而事敗乃移何謂執皇上之决去體仁正謂其善欺耳家

寓巨盜產徧苕溪自詭曰清孽子招權匪人入幕自詭曰謹何謂不欺然則首臣真以為孤執不欺乎夫使聊為嘗試之言實作更新之計臣何敢議如其不然則必因私踵陋盡襲前人所為將公忠正直之風何以復見而海宇禍患何日得平也

閣試票擬

崇禎八年乙亥六月二十八日上御中左門召詹翰九卿各官入見發御前章奏試以票擬至七月

初二日傳諭吏部將尚書等官姜逢元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蔡奕琛張元佐馬之鏌閻仲儼張居年籍履歷開寫來看在籍各官有品望超著實堪閣員者也從公會議幾員來上諭吏部召在籍禮部左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慎行順天府府尹劉宗周作速來京越三日上命文震孟張至發俱陞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時震孟以註籍未與票擬蓋特典也

御試閣員

崇禎十一年戊寅上于中極殿御試閣員策題年來天象頻仍今年為災甚烈且金星晝見已逾五旬將謂主兵耶今方在用兵四月山西大雪凍斃人畜將謂邊地耶然時已入夏何所致歟朝廷腹心耳目托寄臣工今應擔當者嫌怨在念司舉劾者情賄繫心以致嚚尤易起直枉難分何所憑歟欽限屢違寇尚未滅處分則勦局更張再寬則功

令不信況勦兵難撤敵國生心邊餉欠多蠲留未已民貧既甚正供猶難侵剝旁出如火益熱至于重利尚欺分畛去公近多比比即有操守清謹者又自傲睨遂非必也俱令處置得宜禁戢有法卿等忠能體國才足匡時其悉心以對至六月十八日上命楊嗣昌以兵部尚書改禮部尚書程國祥以戶部尚書改禮部尚書方逢年以禮部侍郎陞禮部尚書蔡國用以工部侍郎陞禮部尚書范復

粹以大理寺少卿陞禮部侍郎俱兼東閣大學士
入閣辦事
同事水火
都給事中許譽卿應以資俸陞京堂吏部尚書謝陞糾之謂其爭官講缺也譽卿辯疏言臣屢劾輔臣温體仁觸忌已深日思所以中臣陞為體仁所舉欲逐臣以報舉主體仁竟票旨革譽卿職為民文震孟亟挽之不得體仁出一疏稱病求去云前

冢臣謝陛叅許譽卿疏蒙發票擬時同官中有與譽卿密交者以臣擬有殊干法紀一語意甚不平次日又蒙御批改票商之同官士升述吾騶震孟之意謂當擬聽勘或令回奏臣不敢徇及擬革職為民震孟忽然曰科道官為民是天下極榮的事以心膂股肱之臣為悖理蔑法之語臣不知其解上怒甚勉令入直令何吾騶致仕文震孟冠帶閑住回籍

特用閣員

崇禎十三年庚辰殿試後上名諸士問邊餉交訌何以復雠雪恥進士魏藻德對曰以臣所見不離明問之中内外諸臣皆知所恥則才能自生功業自建累數百言朗朗可聽上為傾耳久之特定一甲一名至壬午十一月上疏陳兵事次年三月上召對大加稱奬遂陞禮部右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藻德辭侍郎之銜上改為侍讀學士再

辭下閣議乃以少詹兼大學士

聞警求去

崇禎十七年甲申正月賊氛已逼二十一日上諭閣臣陳演等宜調三桂馬兵助勦餘兵尚多乘敵三邊新安頓未定之時此着似不可失原言用間係兩事即督臣王永吉請召見所言或亦不出兵餉兩匱關寧不能互援之意此等重大軍機應行與否原應先生每主持擔任未可推諉誤事上意

諄切如此閣臣演持一寸山河一寸金之説猶豫不決樞臣縉彥曰三桂之調不調視寧遠之棄不棄兩言而決耳計臣吳履中亦以為然而閣臣不任也上復諭寧城一事前已經廷議宜速斷未可猶疑單修中前移寧士馬收守關之效成蕩冦之功雖屬下策誠亦不得已之思先生每即擬旨來行如必須再議先生每即刻會官密議妥確來奏仍將各官議語各行親書備覽諭下内閣集部堂

臺省于德政殿之傍而議之閣議如初力言寧遠當棄三桂當調者數人吏科都給事中吳麟徵爭之尤力演等乃請行督撫鎮再議寧遠棄後關門作何守法軍民作何安頓總欲完其不敢任之局也未幾賊陷宣雲京師震動演以病請允去督臣王永吉上疏劾之演入辭謂贊理無效臣罪當死上怒斥之曰汝一死不足盡其辜益深恨關寧一事也薊遼總督王永吉疏曰為乞誅亂賊以正人

心以謝天下萬世事本月初四日職行次玉田閱

邸報該閣臣陳演題為痛念時艱事奉聖旨卿公

忠敏練佐理有年朕方倚望輔弼宏濟時艱乃因

國事多虞又兼有恙屢行面陳引退兹特允所請

以成恬讓仍賜路費銀五十兩綵緞四表裏馳驛

歸里卿還善攝以待後用該部知道欽此職讀未

終憤懣欲絶異哉奸輔敢於欺皇上復忍于背皇

上至此極矣方今邊烽正急寇禍甚張豫楚秦晋

開門揖盜望風納欵川廣黔滇政令不通貢賦不入問兵則士馬凋殘戰守坐困甚且戕撫殺將反操同室之戈問餉則泉府耗竭本折兩枯實則財盡民窮久無樂生之趣要害不守咽喉將斷疆宇漸蹙禍變日多此乾坤何等時乎志士飲泣以長號忠良籲天而無路我皇上宵衣旰食焦思勞神正不知若何憂勤若何憤歎矣匡時定亂全在臣工有力者竭其力有財者輸其財各辦赤心共襄

大計或運籌帷幄助日月之光或盡節疆埸作山河之氣人人同仇處處敵愾勢如救焚情同拯溺即未必轉弱為强轉禍為福立見太平亦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分固無所逃情亦不容已也乃首輔臣演者不聞建策定謀輸忠排難俄作賦以歸來忽飃然而颺去既非年已遲暮何曾病入膏肓引退無因殊駭觀聽或者逆料神京孤危急思全身遠害遂不暇為社稷宗廟計乎若然既明且哲

演誠多算矣其如皇上何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付理亂于不聞方將築沙堤而緩步開綠野以怡情尋秋壑之芳踪享郿塢之樂事天理良心滅絶已盡尚謂有人臣禮哉且國家全盛之天下一旦破壞幾於不可收拾皆演之罪也恭繹明旨佐理有年則非若百執事之効一官辦一職不獲與聞樞密者比矣又非若新經簡任得君行政之未久者比矣此數年中若肯公忠體國將天下兵馬錢粮

文武將吏經心着意實實打筭一番如何禦邊如何辦寇如何清兵如何措餉如何用人早早商量急急整頓何遂貧寡決裂至此乃一味欺蒙一句不肯直說一事不肯擔當把持朝綱變亂成法職為外吏罷賄奸狀不及深知即如順撫趙惟岳急欲抽身遂謂密撫可裁巧為出脫保督呂大器畏縮卸擔遂謂保督可撤曲計彌縫江楚寇警留都振動高倬求去何遂併操江而裁之計典嚴重已

露彈章邱祖德不謹何反舉東撫而畀之以至江督甫任遽登司馬之堂則呂大器之神通大也催餉不繼忽奉回部之旨則莊祖誨之線索靈也他如李兆之貪污而優陞胡世賞之庸鄙而起用諸如此類不可縷指只此香火情深顛倒任意目中何曾知有聖明在上乎及見事勢傾危委而去之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皇上方下罪己之詔演為首臣可得脱然事外告無罪于先

皇耶近來草木皆兵遠近風鶴到處倡逃藩王不守封疆州縣不守城社所以狡賊乘之勢如破竹京師為四方根本正當鎮静堅定以安人心演乃先去以為民望所稱腹心手足不二心之臣固若是歟演元輔也以臣背主則不忠又元子也以子棄君父則不孝不孝不忠罪並當誅伏望皇上數演之罪立正刑章俾天下萬世之人皆知惧我皇上者有陳演在庶無損于天地之大日月之明耳

職為邊臣討賊禦侮皆職之責豈因天步多艱紀綱頓廢遂令亂臣賊子肆無忌憚輕朝廷而傷忠臣義士之心哉疏入不報

會推二變

崇禎元年十一月初六日癸亥上名輔臣并五府六部都通大及禮部尚書温體仁侍郎錢謙益翰林院記注官二員吏禮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錦衣衛堂上官來文華殿名對上御煖閣先名輔臣

李標錢龍錫及冢臣王永光入商確移時三臣出上御文華殿諸臣行禮畢召入諸臣肅立召温體仁曰卿參錢謙益受錢千秋賄以一朝平步上青天爲關節結黨欺君之罪可是實的麽體仁奏曰字字都是實的上又問疏中語欲卿貳則卿貳欲枚卜則枚卜是怎麽説體仁奏此番枚卜都是錢謙益事體不曾結不該起陞如何起陞如今枚卜不該推他在裏面他就是要枚卜了上召問錢謙

益曰温體仁參卿可是真的麽謙益對曰臣才品
卑下學問荒踈濫與會推之列處非其據温體仁
參臣極當但錢千秋之事關臣名節不容不辯臣
于辛酉年典試浙中與科臣暴謙貞矢公矢慎一
時號稱得人初不聞有錢千秋之事臣到京方聞
其事當時具有疏參他勘問明白現有卷案在刑
部體仁奏曰錢千秋逃了徐時敏金保元過付之
人提到刑部如何賴得過謙益曰不敢多辯現有

刑部卷案上召問刑部喬允升奏曰此事在天啓二年臣三年纔到刑部現有卷案體仁曰錢千秋並不曾到官謙益曰其實到官豈敢欺皇上上召部臣科道曰據體仁奏說不曾結據錢謙益奏結了卿等奏來王永光奏曰錢千秋事臣已經奏過皇上錢千秋到官結案了吏科章允儒奏曰臣當日待罪在科曾見招稿上曰招稿上是甚麽人納賄體仁曰錢千秋未曾到官只是照提上命禮部

卷子並刑部招槁俱取來體仁曰當時還有科道
參他臣在田間失記姓名謙益曰疏在錢千秋未
參之前後來魏忠賢用事見臣與楊漣道義相交
崔呈秀使臺臣陳以瑞誣疏陷臣體仁曰前疏在
魏忠賢未用事之前難道也是崔呈秀上命辯疏
與參疏俱取來體仁奏會推不與臣應避嫌引退
不當有言不忍見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
上命諸臣暫退少頃復御殿命諸臣入召體仁曰

卿叅神奸結黨奸黨是誰體仁曰錢謙益之黨甚多不敢盡言上問王永光刑部招稿怎麽說永光曰臣不曉得原招是允儒看見允儒出跪奏曰臣先任華亭知縣壬戌行取蒙先帝拔入諫垣臣見同官顧其仁叅疏有錢千秋的事問結了以後假滿回京見刑部有招稿刋本不記得刑部問官姓名今蒙召對頃聞温體仁有疏叅錢謙益冢臣云這是我們會推中之人曽見招稿未臣云家中偶

有一個刊本因命人取與冢臣看體仁曰可見諸臣在外商議來的允儒奏曰枚卜大典諸臣矢公矢慎天日臨之在上皇上臨之在上臣等何敢有私温體仁資雖深望原輕諸臣不曾推他如謙益有穢跡何不糾之於枚卜之前今會推疏上點與不點一聽上裁温體仁以不與會推熱中鞅鞅體仁曰科臣此奏正見其黨允儒曰黨之一字從來小人所以陷君子皆是這等說臣猶記得當日魏

廣微欲逐趙南星陳于廷諸臣于會推吏部尚書
汪應蛟喬允升刑部尚書缺使魏忠賢加一黨字
盡行削奪大抵小人為公論所不容將公論之所
歸者指之為黨留傳至今為小人害君子榜樣上
怒叱之曰胡說拏了錦衣衛扶出上命王永光奏
從公會推至于結黨臣實不知上命部臣科道過
來朕先傳旨枚卜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的
人是公不是公房可壯奏臣等都是公議上曰推

這等人還說公議輔臣奏關節實與錢謙益無干
上曰關節是真他為正考如何說不是他輔臣曰
據刑部招是光棍騙錢的千秋文才原是可中的
光棍知道他可中所以去騙上曰光棍作主考麽
光棍中他的麽體仁曰分明滿朝都是一黨輔臣
奏前事招問明白上曰招也是閃爍的輔臣曰千
秋後來拿到了上曰卿等即去與在外文武諸臣
從公會議不可狥私良久輔臣持疏回奏錢謙益

既有議論回籍聽勘錢千秋下法司再問上曰是公議的麽輔臣李標奏曰臣等確是公議臣等共事堯舜之主如何敢黨上曰朕豈敢當堯舜只願卿等為臯夔輔臣錢龍錫奏曰這所推諸臣品望不同也有才品也有清品如清品人說他偏執有才識學問的又說他有黨安得人都道好還望皇上就中點用上曰通關節是有才麽又責令二班奏禮部右侍郎周延儒奏曰錢千秋硃卷招案已

經御覽關節已有確據不必又問諸臣上又詰諸臣曰今後會議要公若不公不如不會議延儒曰大凡會議會推只是相沿故套原無許多人只是一兩個把持住了諸人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是言出而禍隨上目視延儒令奏職名上曰只有這官奏了數句李標奏曰關節原是與錢謙益不相干錢千秋原是名士中得的只是其人希圖僥倖被人騙了標又奏曰吏科章允儒奏事言

語牽纏心實無他他是言官望皇上寬宥錢龍錫
奏允儒是言官之長處之恐言官結舌上曰如何
結舌他是吏科會推是他的事他豈能辭其責他
是挾私多言卿等看不出麽龍錫奏言官皇上只
要優容他上曰朕有過失科道官奏來朕不憚改
只是不可挾私上命諸臣起覽思片時批旨錢謙
益關節有據受賄是實又且濫及枚卜有黨可知
祖法凜在朕不敢私着革了職九卿科道從公依

律會議具奏不得狥私黨比以取罪責其錢千秋
着法司嚴提究問擬罪具奏上曰卿等怎麽說輔
臣奏皇上處分自然至當又曰卿等直言如何說
自然輔臣曰會推是一件好事如今就處分一個
恐於大典不光上曰會推好事如何推這樣人往
時閣中也只是一員雖如今多事卿等居中擔當
首輔韓爌到日三員也𣪍辦事了會推且停卿等
不必奏上命諸臣出諭内臣收前案傳入閣時漏

下二鼓餘矣

崇禎十五年壬午内閣魏照乘謝陞張四知先後去賀逢聖亦以告得請止首輔周宜興延儒次輔陳井研演在直一日上允閣請下吏部枚卜吏部尚書李日宣令選郎盧化鰲約會吏科都給事章正宸掌河南道張煊照例内外兼推以蔣少宗伯德璟黄詹翰景昉姜南墨鄉曰廣王少宗伯錫袞倪大司成元璐楊少詹汝成楊宫諭觀光李少宗

伯紹賢鄭大司冦三俊劉少宰宗周吳少司馬甡
惠少司冦世揚王總憲道直于五月十六日列名
上請至六月初一日　旨令再推幾員通列來看吏
部仍持前單令選郎商之掌科掌道再次第得十
人林宗伯欲楫謝少詹得溥邱詹翰瑜王南司成
廷垣閔宮庶仲儼徐少司冦石麒房副院可壯宋
少司空玫沈大銀臺惟炳張廷尉三謨于六月初
四日上請初十日召會推諸臣入對既至上賜饌

傳免上遊西苑召二輔臣隨宜興以足疾辭獨井研在馬先是井研有親廖于義為御史及考實授井研託房副院為之地房堅拒之而掌道張煊持之益力廖于義上疏糾憲臣及掌道不公疏下吏部將于義降調井研銜之是日侍宴舟中上問及枚卜諸臣井研力奏此畨枚卜家臣濫狗掌科掌道把持以不堪房可壯等情面濫推上屏左右令之再奏十一日上諭吏部會推有未到者宜促來

陛見十九日召對諸臣中極殿至則仍賜饌上先
召輔臣延儒演及已允告賀逢聖入德政殿賜坐
賀忽放聲大哭久之上召兵部尚書陳新甲入詢
邊事先出又召吏部尚書李日宣諭順天巡撫王
文清為巡按梁士濟言其病狀誰可代者日宣以
大名道魏公韓對又召都察院王道直諭將新授
御史王燮蘇京王漢差分監軍援豫亦命二臣先
出上即移駕過中左門入中極殿三輔臣亦入殿

坐宴而賀復放聲大哭拜跪至數十不止上命之出及出殿檻外行五拜三叩頭禮復絮哭不止上召會推諸臣入對至二十一日奉旨蔣德璟黄景昉呉甡俱陞禮部尚書入内閣同首輔延儒等辦事會推大典當矢公矢慎勿濫勿遺况係輔弼重臣宜何如敬慎乃任意稱詡狥情濫推内如房可壯宋玫張三謨等是否皆堪斯任着吏部回話來二十二日吏部具疏回話二十三日召五府九卿

京營總協及科道掌印來中左門召對首輔延儒以病辭不入賜饌畢上衣青袍皇太子定王永王皆衣紅侍案前行禮畢上喚吏部尚書李日宣來其聲甚厲上曰用人為致治之要用人不當吏部不得辭其責如今封疆多故督撫屢易天下安望治平記得兩年前曾面諭諸臣有寧背君父不背私交寧隳職業不破情面而今還是這等照管情面那能濟事昨者枚卜閣臣是何等事如何也狥

情濫舉任意揚詡這事如此何況他事日宣伏地
少許上曰何不奏來日宣曰用人是臣部職掌臣
入嚴地兩載無小無大無不兢兢從事如督撫不
得人用天下不得治平臣嘗以為愧至會推督撫
則樞臣科道具在不是臣一人能獨行其意但用
之而當臣不敢居功用之不當臣不敢辭罪昨者
枚卜一事臣不啻萬分兢業即臣微賤姓名亦不
敢循例輕入若諸臣才品原具在聖鑒中止是臣

才識疎淺未及詳確臣該萬死上曰吏科章正宸河南道張煊來又曰房可壯宋玫張三謨來上曰你看三臣是否堪任閣員日宣奏臣初推十三員猶以為多後奉旨再推科道諸臣皆欲仰體立賢無方之意廣收博採以聽聖裁如房可壯之峻節練識飽歷風霜宋玫之英資邃學諳于典故張三謨之風節凜然能持正論三臣之事業在後日非臣所敢知今日之用否在皇上非臣所敢必臣但

知三臣原不愧枚卜上曰章正宸張煊如何說二臣奏冢臣凡事相商臣等亦相規勉如此事有一毫徇私納賄臣等可必其無三臣才品原俱可用日宣又奏此事臣亦要說個明白科臣此奏殊為不是今日之事只宜論其人之應否堪用如何只把不徇私納賄等語向皇上瑣瀆臣自入吏部凡事一任虛公有何規勸每遇會推必先令選郎與掌科掌道商妥然後約會九卿上推至于枚卜尤

不比尋常所推之人掌科必商之六垣掌道必商之十三道大家皷推但有一不當臣部即不啓事從中酌定不敢纖毫任意臣事皇上十三年自為御史至今精白一心若有一毫狥私背公令文武諸臣具在皇上一一可問廷臣一一可叅良久上曰六員都着錦衣衛堂上官拿了次早回話奉旨俱革職刑部提問七月初二日部用貢舉非其人律擬杖具狀上請旨竟以吏部掌垣掌道發戍邊

遠與推三人贖罪為民是日上初欲行大法賴冢
臣奏對詳明而止猶記是年余楚闈事竣遇賀公
對揚于九江問以近事賀曰大臣謀國不忠主上
振作無緒天下事萬不可為矣余亦言楚中之事
禍在眉睫相對灑泣在路聞余以户科左轉刑科
都比至都自念身為刑垣朝廷失政孰有如枚卜
一案者遂補牘上諫奉旨疏内吞聲荷戈士論共
惜是成何語孫承澤着吏部議處原疏發垣見疏

上硃抹二行然抹處用紅紙貼之紙痕尚在始知

非上意也冢宰李公過知持之不肯處久之聞上

稍悔其事僅獲罰俸

綸扉藥石

吏科給事中章允儒閣臣忠告疏從來内閣票擬

必有專屬凡有得失六科得而駁之自魏廣微交

結逆黨專擅票擬一時輔臣依阿洪忍而中旨奪

封駁之權至黄立極專取易者與已難者與人而

票擬乃分後遂為固然假令票擬未當甲乙可移
臣等又何據封駁乎臣謂目前韓爌未至宜專責
居前者擔當而更不廢參酌庶一旨出而是非曉
然輔臣亦不得交諉則幾宜一也皇上親裁庶政
動法祖制輔臣當取祖宗典故禮樂兵刑用人理
財大端一一講求凡遇召對如叩洪鐘毋以不知
仰謝明問益輔臣平章軍國茍云不知誰當知者
昔姚崇事中主尚能設十事以堅上意況遇聖明

可無偉畧所謂重救時之相則識宜練也先臣薛瑄為御史三楊為相求識面不可得若是乎言路之不敢與政府親也猶憶臣昔典試入朝罪輔廣微令人至臣寓求臣往見臣堅拒之乃覔試錄竒禍今實封具奏自矢勿欺循例送揭已非古道況可踵門乎即或未有此事然漸不可開也願輔臣以集思廣益為心勿以疎亢而抑嘉猷勿以親近而增褒賞庶幾作忠鯁之氣披吐握之誠則心宜

虛也臣所為輔臣忠告者以此

兵部員外華允誠可惜可憂疏竊見三四年來皇

上焦勞于上羣百工執事鞅掌拮据于下匆匆孜

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材蕩盡根

本受傷此臣所謂可惜可憂者也以皇上聖德加

之勵精何難手握大權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

上剛嚴而佐以舞文擊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

其訟逋握算之能遂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

之躬浸成叢脞以皇上圖治之盛心為諸臣闕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典幹展采止此精氣今但以窺瞷微指為盡心抉摘細瑕為快意乃至率屬大僚驚魂于回奏認罪封駁重臣奔走于接本守科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粮遂使官守言責止歸牒牘之繁吏治民生盡成勾較之務以多士修職之精神為小夫趨辦之能事可惜者二今何時乎非大小臣工同舟遇風之時乎而

廟堂不以人心為憂政本不以人才為重四海漸成土崩瓦觧之形諸臣但有角户分門之見意見互畸議論滋煩遂使佹劓佹撫等於築舍忽用忽舍有若舉棊以興邦啓聖之日時為即聾從眛之舉動可惜者三國家所據以總一天下者法也今雷霆所及幾莫知其方矣喪師誤國之王化貞何以與楊鎬異辟潔己愛民之余大成何至與孫元化並逮甚而一事偏誤一言偶咈執訊隨之反使

輕猾者不以扞罔為懼而矜嬌者且以對吏為榮刑罰不中鈇鉞無威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為元氣者公論也今直言敢諫之士一鳴立斥指佞薦賢之章非訐則黨不惟不用其言并錮其人不惟錮其人又加之罪遂使諸臣相戒拱嘿暗塞求容是非共蔽忠讒互淆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為防維者廉耻也今大臣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之心小臣惟望氣占風而鮮特立之操近者中使一遣妄自

尊倨與之抗衡者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期會惟恐後時謟曲趨承猶虞獲戾皇上以為近臣可倚而不知倖竇已開以為内臣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屈辱士大夫已如此矣貪競成風羞惡盡喪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宰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為奸國家罷設丞相于是用人之職吏部掌之而閣臣不得侵焉今次輔與冢臣以同邑為朋比惟異己之驅

除閹臣兼操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閹臣之意線索呼吸機關首尾造門請命夜以為常統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加膝墜淵惟其所欲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卿貳美官兩手握定而私人遍布脉暗通乎南北封疆重寄一味游移致覆轍相尋憂獨遺于君父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糊為罪案排正類則講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剡遂作爰書皇上惡諸臣之欺欺莫大于此矣皇上

怒諸臣之擅擅莫專于此矣皇上厭諸臣之黨黨
莫固于此矣威福下移舉錯倒置權熖薰灼正氣
消靡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皇上尚德緩刑用賢
去佞勿以至聖至神之資為臣下所誤勿以治人
治法之大為奸回所牽勿過用嚴而使士氣人心
日趨于頑懦勿偏為任而使名流善類永錮于清
時使臣言得行即加臣以出位僭言之罪有餘榮
矣

給事中馮元颷政本名實宜稽疏臣惟今日邊氛未熄冦熖旋張涓涓江河馴致大慼所恃聖明哀痛率土同讐卧薪枕戈誼無再計然以臣私憂過慮固非一端積痼未瘳為患方大則獨謂政本一席治亂所繇實以表率之司而為弛誘之首尤而效之其禍安極當此主憂臣辱災並剥膚豈復微臣畏咎怵威喑默不言之日耶每見一二孤虆之流遇事抒忠時多齟齬顧皆糾繩欺誤摘及細微

斯則國人之所皆知明主之所必察但關名節無
繫安危臣所緦緦竊不在此特以今日政本大臣
往往居實避名受功辭罪平時養威貫重是其固
然一至朝廷有事如漢制所謂天地大變天下大
過者輙云昭代本無相名吾曹止供票擬上則諉
之聖裁下則推之六部持茲片語遂叢百欺安得
復有定識訏謨為中外文武倡其忠懇者乎夫中
外之責則誰復有大于票擬者即以皇上神明天

縱每出獨裁者以輔臣所擬視之諸曹條奏其為俞咈不啻倍蓰果若所云必如國初之制或以疎遜遽補訪咨或自綸扉仍還卑秩可云事權不在肩任為難今則體絶百僚任兼庶事有漢唐宰相之重而更代天言有國初顧問之榮而特隆位號地親勢峻言聽志行是從古柄用之專且重莫如今之輔臣矣若以經自上裁便可過歸君父則凡百司庶府遠近巨細所見施行固無有不取進止

得自矯擅者使其得失盡諉朝廷紀官以來未聞斯義臣以為票擬一事輔臣生平人品心術邪正公私于此畢露皇上第静以照之嚴以呈之某事為某輔所誤某事為某輔所撓某人為某輔所獎某人為某輔所抑他日某票而當則某宜任功某票不當則某宜任罪揭其肺肝公諸耳目不許以閃爍游移之故智陰陽其詞不許以刻忮險仄之深機高下其手則議任自清謀斷自定恩讐自不

得徇功過自無所逃庶已棼之土宇猶可復萃所以慰祖宗之恫怨酹聖主之焦勞端無有踰此者治亂之分是在今日若仍悠悠忽忽俛謝俛承如頃者所以謀流冠載胥及溺當不知所底止矣昔唐太宗命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有失輙諫所以貞觀之治聲施不泯豈其事至今日猶可更忌人言區區誠無所避伏望皇上留意垂察

御史詹爾選輔臣以去明心疏頃臣具疏駁陳啟

新因而責備冢臣與諸輔臣益為大臣擔荷不力
循默不言而發也乃近閲邸報大學士錢士升有
微臣職分看詳等事一疏奉㫖詰問不勝驚異及
得輔臣與李璡疏合觀之而後知輔臣有不忍不
言之情且有不得不疾呼之勢也俄而輔臣引咎
求斥矣俄而遽奉回籍調理之㫖矣明乎輔臣之
以票擬去執争去也夫大臣所以不肯言也其源
在不肯去耳今輔臣肯言矣去矣上可對九廟之

式憑下可質後世之清議隱以去就悟明主顯以氣節風百僚臣實榮之而獨不能不為朝廷惜此一舉也葢皇上所不滿于輔臣者為其以心膂之臣而致疑于聖明之主耳臣則有說焉孔子曰君有諍臣父有諍子夫臣子之有諍皆從疑起也不疑而又何諍古來一德之世孰如唐虞維時臯陶矢知人安民之謨而禹輙曰惟帝其難之然則千古以上之能疑其君者莫如禹而舜未甞以此貶

聖且緦緦焉惟恐禹言之不盡也故從顯處諫者小臣之事也而從疑處諫者是謂幾諫此真大臣事而不意其以過慮無當于皇上也且輔臣所言者為何事乎李琎不識皇上為堯舜之君而敢導以非情非法荼毒富民鄉紳從來庸主所不屑為之事此關一錯大亂將興正輔臣憂心如焚之時而忽又奉有改票之命因是揣摩未當亦由驚懼愈深遂不覺抗章之汲汲耳竊謂輔臣此舉差强

人意皇上方嘉許以示鼓舞之不暇顧以為相疑以為要譽耶夫人臣無故而敢疑其君非忠也若乃全不敢疑謂吾君為萬舉萬當以是為信其君也恐只容悅之借名亦非忠也人臣而習于沽名義所不敢出也乃人主不以名譽鼓天下使其臣争為尸位保寵習成寡廉鮮恥之世界又豈國家之利也況今天下疑皇上者恐亦不少也何哉以天下人對皇上者皆中材以下之品也知常而不

知變知平而不知奇知法後王而不知遵遠代如
尚方劍不靈將卒驕懦日甚聖意恩禮感激威于
斧鉞也而人見億萬之生靈徒以供辮韐之逗遛
則或疑過于右武穿札與操觚並課非是者弗録
聖意取聰明才技分注于騎射以助武臣之不振
也而人見賣牛而買馬絀德而齊力徒使强冦涸
跡于道途而父兄莫必其子弟則疑緩于敷文免
覲之説行上意在暫甦民困臣亦以為甦民困也

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值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之日煩上意在痛懲姦頑臣亦以為懲姦頑也而或疑明啟之刑書能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憂驅策之無當其小人懼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衆欷歔種種隱情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而發憤耳而竟欝志而去也輔臣之去以言而自後之大臣恐無復敢言矣大臣不敢言而小臣愈難望其言矣

所日與皇上言者惟此苛細刻薄不識大體之徒似忠似直如狂如痴售則挺身掐摇敗則潛形遁竄駭心志而熖耳目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皇上以遠大宅心以簡静率憲責大臣弼違之義作言官敢諫之風嚴勑下内閣部院大臣不得以去輔臣士升為戒寧獻可替否無藉口聖明獨斷掩皇上之謙冲寧進禮退義無藉口君恩未酧餙自家之濡滯務期上下交格志氣聿

新于以覩廓清平治之猷成綱紀風俗之美庶幾有日矣

中書陳龍正特闡揆職疏本朝不設宰相然今之輔臣上效啟沃下倡寅恭職無不統世廟寶訓云此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洋洋聖謨至矣哉古人每言如某者宰相才也夫明相職然後可辨相才相職云何居恒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定大將是也英宗皇帝諭輔臣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

人益知天下治安由六卿而獨與賢面商正謂賢之職事宜與聞乎此也他日又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命舉左右侍郎賢遂舉姚夔舉崔恭是則六卿稱職皆賢之能使當年六卿有不稱而賢猶顧情面不以入告皆賢罪也故位置六卿者揆職也世宗皇帝諭輔臣張孚敬李時曰六部須要得人吏部都察院尤為緊要因傳諭分別諸臣才品他日又因吏兵二尚書缺與時及翟鑾面議其人

遂以王瓊居冢宰王憲居本兵益深明致治得人之綱領而獨與輔臣議者以輔臣又吏兵部院之綱領也下至羣僚賢否草野逸才皆輔臣所宜留心而不得專以票擬章疏遂足盡帷幄論思之職業也所謂謀定大將亦以近事驗之正嘉之間有楊廷和張孚敬則能信本兵王瓊能一再起用王守仁而南昌定思田平諸苗盪矣萬歷初有張居正則能委王崇古專制而諳達欵和數世矣能委

戚繼光修守禦而諸邊十八年不聞警矣故能定大將然後可以為輔臣史遷云興聖統在擇將相特為孝武言之其實天子之事惟在擇任輔臣輔臣得則諏謀大將者亦輔臣事而天子無煩拊髀也李敬告世宗皇帝云人君以論相為職謂此也頃者輔臣常數人不為不盛然未聞有以搜訪異才足民裕國賑災弭患為己任而分至尊之憂者豈真無心報主退然甘讓古名臣亦多謂票擬之

外無他司習慣而安耳臣愚以為今後凡遇卿貳
專閫員缺會推既上宜各以保舉之事責之俾得
各出目力各吐赤心并其平日胸中所識不拘大
小文武山林隱逸但係真才悉令分別行能堪何
事之任堪居何職隨時開奏歲月之間皇上總計
其所薦孰當所當孰多多稱職即某輔也知人少
稱職即某輔也不逮將得人而兵戢冦弭即某輔
也功將非才而兵驕冦熾即某輔也咎宋儒程頤

言天下治亂責宰相而孚敬疏謂今之内閣宰相職也宣流德化必始自内閣謂此也至于他事小有得失未足以定輔臣之優劣也如此不惟朝廷可得多才又可因薦才以别輔臣不惟巳用諸輔分量因茲較然即欲求良輔于方來亦可以此法預試而儲之矣取人圖治豈不至簡至要歟所謂謀定大將亦須先辨大將之才將才有二要能戰士也能用間也夫士卒戰之平日甚易臨陣驅之

必死甚難誘其易而能其難萬不然之數也今客兵所過城守望風披靡豈兵真不可禁也將不能御耳故曰將才以戢士卒為第一義至于軍中機要則在用間年來我屢為敵人所間而我曾未聞一人能間敵人者敵為客而反明我為主而恒暗潰師失守曷足怪乎葢知已莫先戢士知彼無過用間所謂智仁勇信嚴與一切因時因地出奇合變之道舉包其中輔臣與樞臣論辨將才為推轂

之綱領惟宜精考于斯二者或曰本朝權歸六部遴擬文官吏部事推舉將帥兵部事孰敢冒侵官之嫌不知擬推文武原出銓樞但所當推則宜入告爾后允而行之不當則宜入告爾后駁而更之惟夙昔注心臨時始能辨其當否設銓樞所推終繆雖輔臣自舉所知可也更議銓樞亦可也至自舉之更議之而必無不當則非古人之論相所云一心正兩目明者孰能堪其任哉襄密勿忠國家

惟斯事為最大不然以用人得失直委銓樞輔臣一身超然長立于是非擔當之外盍思蒙鑑賞獨深受恩數獨隆其于報禮酧知究竟所主者何事耶伏見我皇上十餘年求治謀兵謀餉憂勞萬端竊謂宜且勿憂餉而憂兵兵精則餉自省又且勿憂兵而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又且勿憂將而憂輔臣輔臣賢則銓樞部院多賢而良督撫良將帥自出故特闢揆職以為明主聚精會神地而治效可

歲月計矣

再闗揆職疏竊惟票擬一事未足盡輔弼大臣之職而今日輔弼大臣果欲就票擬一事以盡厥職則亦有道焉凡諸司章奏其言非當則違其事非可即否其意非私即公未有介于兩者之間茫無定持而可低昂二三其斷者也所藉于票擬者正謂爲誠心觀理折衷求平使票擬果當雖偶值發改亦宜詳悉敷陳某事理合何如天心至虛必能

轉圜是則票擬之中具有啟沃之道若隨發隨改至于再三謂原擬者非耶豈其始有未竭之心謂原擬者是耶繼何以不堅其信皇上孜孜求治無問巨細槩期精詳所以一再發改者不過欲事理得平曉然見其斟酌裁處之故原非必盡更初擬始可允愜聖懷且以外間事理喻之郡縣詞訟申報撫按其稍重大者撫按必一駁再駁益亦致詳致慎豈欲槩翻初招郡縣抱公心持定見者覆報

明確原招允行十固八九以聖明天縱豈有輔臣能覆申前說果平如權衡洞若指掌而不逌然樂從者乎說命曰后從諫則聖皇上于羣臣蒭蕘時賜裒收況委以股肱心膂之重論道經邦又非若親臣小臣補闕拾遺之難為力者耶唐宰相李絳有云知而不言臣負上言而不用上負臣今願諸輔臣皆以絳之志為志可也頃自行人司司副倪元珙疏稱閣臣票擬各自註名料今日諸輔已無

不彈厥心之患惟念可否有一定是非無屢遷謂宜深體聖明發改之心求至是于初擬矢至誠于復奏則諸輔品職各可自見而皇上亦得洞見諸輔之能明良交賡庶事康哉孟子曰責難于君謂之恭臣以堯舜期君因以益稷期輔臣今一日而再效責難之說固臣所以致其恭也若乃本朝相業首稱三楊三楊當日惟以保舉衆才商確六卿為務如掌院劉觀貪士奇與榮劾去之而舉顧佐

代卒為名臣自後楊一清翟鑾共舉胡世寧掌院
而請罷原擬王時中費宏亦舉姚鏌為兵部尚書
總制三邊世宗即傳諭行不待部推是輔臣之克
舉其職者于中外大僚時時仰贊廟斷固不止票
擬為司明甚而況或少曠于票擬之内其可哉臣
再考國初罷中書省歷朝止稱閣臣欲名與事相
符也邇者閣員有缺廷臣章請恒借枚卜為名詳
稽禹謨枚者指大功臣卜者謀及龜筮非謀及乃

心卿士也與今推點閣臣事體非類語稱舜湯選于衆舉皐陶伊尹帝典曰使宅百揆于此參酌其閒因義定名自有攸當或云選輔猶簡在帝心之義也或云命揆猶僉往汝諧之義也或徑云推舉閣員則爵人衆共之義也務使名與事符以仰追聖祖不設宰相本意并備末議供採納焉

御史吳履中攻補闕失疏皇上仁明威斷銳意幾康好學勤政敬天法祖嘉猷懿德史不勝書有何

闕失尚需攻補雖然皇上虛己責躬臣子匪心獻
諛則慚負聖明之盛矣臣謂皇上之失有二一曰
大奸之罪狀未彰而身為受過一曰圖治之綱領
未挈而用志多分皇上臨御初年天下猶未大壞
也特簡一温體仁顯托嚴正之義陰行娼嫉之私
凡正人君子必百計摧折以致賢士解體救過不
遑使朝廷不得任人以治事而釀成大亂之源者
體仁之罪狀也專任一楊嗣昌以欵撫為忠謀以

四事為實政加練餉以刈割海内致使民怨天怒
災旱頻仍四海困窮盜賊蠭起而結成大亂之勢
者嗣昌之罪狀也皇上所信任無如此二人二人
恃皇上之信任以售其奸欺不知如何忠愛如何
匪躬以自結于皇上追深信不疑然後得為所欲
為無不如意其所欲為者先做成一不得不為之
機穀待皇上發一意旨而遂見諸行事有執以罪
彼彼不任受曰皇上自為之皇上亦曰彼實未嘗

專擅也乃益深信不疑是以二奸悮皇上而反卸責于皇上皇上為二奸所悮而反為二奸代受過也夫臣子為君父受過分也誼也豈有君父為臣子受過之理皇上自君臨以來無一念不善無一事不善而奸邪輙借以濟其惡如治尚嚴明也而引之于苛刻刑欲當罪也而引之以從重皇上念與事之善無由見于天下而亂臣賊子無知小民遂見為朝廷闕失敢于非議而叛背之孰知皇上

固十五年如一日哉今即下罪己之詔俾父老扶杖往觀相顧流涕亦祗曰天子至今日始翻然悔悟孰知其十五年如一日哉誠以兩奸罪狀暴白于天下使天下皆知皇上為二奸所悞而未嘗自有闕失則聖明之戴翕然無間亦收拾人心大機括也至于圖治自有綱領聖人撫世酧物因時制宜世治則潤色太平為制治保邦之計世亂則斡濟屯蹇為撥亂興治之謀要惟相天下大勢緩急

而輕重布之如今日者亂極當治之會也内治缺而後戎馬生民生促而後冦盜起向者烽急于外而政治愈棼冦起于内而賦斂愈急是以生亂策救亂何惑乎亂無已而益甚也近始反其所為省躬厲翼治有紀緒蠲租解網民有生機亂源已塞急宜求治兵之人真能禦邊者任邊隅真能勦冦者辨内地先了此兩大事而治功可次第舉矣選賢自輔敦勉臣工司調燮者以平格理陰陽秉樞

衡者以公衷董僚屬庶官烝乂百職交修漸至天心降順大有書年便可整頓皇猷恢張化理將國家數百年之紀綱法度陵夷而壞亂者悉行修舉千百世之基圖統緒缺畧而廢墜者從此創垂皇上為法令傳後之主羣工為榦蠱開泰之臣千古盛明拭目可俟若委托非人紛絲求理臣未卜成功于何日也皇上以天下為一身其精神當無所不周貫以古今為一堂其學問當無所不并包兢

業萬幾間值閒暇何可用心于元虛無益之事況釋宗道泒不過為我兼愛之源流孟子所謂無父無君之教聖人之徒所當禁而闢之皇上甚不可惑志于此也唐貞觀中引學士番宿更休與討論古今宋亦令名儒夜直禁中不時召對蓋聖賢義理所以栽培此心神明之地時加灌溉則與天地民物自然不相間隔而精神默運無弗貫通時復紬閱經史觸發理趣考証事變無事而靜有感輒

通闕失無自來矣

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忻聞下濟疏履端肇慶羣冢呼嵩有喜天顔忽遣中使宣閣臣入殿一時鵷鷺咸愕眙為希有盛事引虸良久導駕導表同官班散臣始竊聞梗概不勝手額曰有是哉端冕以臨之折節以下之調和以望之師保以稱之股肱心膂以託之志同道合以叮嚀之學焉後臣帝王盛軌而不世遭逢也顧閣臣何德堪此以矢報我

皇上哉今時勢最大且急者兼裕公私澄清吏治

内平流冠外制四裔孰非閣臣仔肩能不急商辦

此四者之法而訪求辦此四者之人乎若夫感孚

帝衷贊襄廟謨宏開言路收拾人心此四者不由

閣臣身親為之更誰任乎以漢陳平猶知理陰陽

順四時遂萬物之宜鎮撫四裔諸侯親附百姓使

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為相務也而況親見堯舜者

乎昔商宗之命傅說也首言啟心沃心今閣臣所

造膝請者必無敢有祖述刑名娟嫉之說揞克聚歛之文者矣而夙夜靖共其果蔵身以恕乎從來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何以故凡人主非薄左班朝士必因外廷無一人一事足稱意旨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禄私親暱而任一二大事不驚料一二大事不惑自足以起皇上敬信敬信則宫府通委任專而百事辦矣閣臣事辦

總在知人呂公著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所聞參互攷實以達于上王淮問楊萬里先務萬里曰人才因疏朱熹以下六十八人虞允文為相嘗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是國計邊防非不喫緊揆之用人似猶第二義而所用之人惟吏兵二部尚書最急如皆賢也則閣臣當與同心共理有不賢者則必更置之何悠悠忽忽為也其次講官其次諫官其次督撫其

次提學其次總鎮至于文選職方兩郎須精擇而久任馬吏得賢掌院注意廵按御史嚴為殿最則州縣長吏孰不化枉為直若是者然後百姓親附羣才奮庸而諸事就理矣以今扆宁配羲軒之德社城絶狐鼠之緣時際道行躬逢聖作賛平章而翼協和俾天下猶有納溝饑溺閣臣豈不抱恥實欲式酧天奬惟在以人事君釐伊吕之衷蹀臯夔之軌奏太平之績斯真萬世一時也臣方齋祓繕

疏聞又有惕于天人之際焉是夕也同雲忽合雨雪載塗道路歡呼有年叶卜和氣致祥于茲徵信

臣惟日祝皇上以天自處下濟光明而已

給事中傅朝佑論内臣不宜紊閣臣疏夫公論國之元氣也故爲臺諫者以天下公論爲主臣讀王坤一疏爲岌岌乎有履霜堅冰之懼也昔太祖高

皇帝垂訓有曰爲政必先謹内外之防庶得朝廷

清明紀綱振肅大哉王言實萬世治平之鑑歷漢

唐宋以暨我朝其間治亂相尋往轍未有或易之者也我皇上廑周邊境用王坤監視宣大而未嘗令其操彈劾之權司中朝之議論也乃一參再參近且浸淫幾于閣臣試思閣臣之上更有何人日進不已長此安窮是幾于輕朝廷矣易有之由來者漸言不可不辨之蚤也縱令閣臣有過朝廷有缺上有典章下有清議令朝廷耳目之司不乏之人乃令中官漫言天下事書之史冊其何以示子孫

而傳後世哉臣于是乎不能不為首輔咎焉當遣
內臣之始滿朝諫官何不近援祖制遠援漢唐宋
之覆轍以力諫即不然相率以去就爭之皇上神
聖聰明當必轉圜而聽而柰何泄泄沓沓坐視其
至此極也臣于是乎又不能不為諸輔咎焉當令
票擬王坤之疏曷不直言奏上正義責坤為皇上
遵祖制為朝廷持大權為天下昭公論而奈何唯
唯以聽也失今不爭後將何及矣臣益不意王坤

為此言也廷臣僉謂為此言者非必王坤也其文詞練達機鋒挑激是必有陰邪憸人附之而起而借王坤為發端以嘗試皇上此臣不特為閹臣一時惜而深為國體惜深為天下治亂之大關惜也夫臣之言迂言也亦正言也祈皇上幸聽臣言詭斥之生死之惟命乃臣之心區區憂國之心也臣不惟憂朝廷憂世道并憂中官夫中官權盛亦非中官之福也方今搆結者漸起中外皇皇無敢為

皇上言者天下事不堪再壞矣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書曰鑒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顧皇上遵祖訓提公論以上稽往古正責王坤而撤回内遣于以清議論而正國體消隱禍而課實功其于治平之計豈細故哉

春明夢餘録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春明夢餘録卷二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孫梅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貢生臣苗序洙

春明夢餘錄卷二十五

吏部左侍郎孫承澤撰

六科

六科直房在午門外東西相向初在掖門内之西與内閣相對所謂六科廊是也以災移外直房洪武初統設給事中六年始分為六科二十二年改給事魏敏卓敬等八十一人為士源先是上以給事中數符元士改為

元士至是以六科為政事本源又改為士源未幾復為給事中都給事則二十四年所增也吏戶禮兵刑工科各都給事中一人左右給事中各一人給事中吏科四人戶科八人禮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蓋隨事煩簡而設員也凡章奏出入咸必經由有所遺失牴牾更易紊亂皆得封駁事有關係抄發過部略用參語謂之抄參部覆録入疏中凡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賢佞皆許聮署以聞實兼前代諫議補闕拾遺之職也

六科即唐之補闕拾遺宋改補闕為司諫拾遺為正言唐制諫官隨宰相入閣此最得為政之要至明革中書省乃並諫官裁之惟設六科以掌封駁宣德中廷臣請設諫官不允于是諫無專職此為缺典

昔言官察官截然二項如宋時亦尚如此監察御史初亦言事後惟察事至諫院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左右正言此專為拾遺補闕之官凡奏疏

涉彈擊上即戒諭而不納故觀唐宋言官奏疏綽有可觀後世有糾劾而鮮規正蓋以言官察官渾之為一也

明初省臣以所定官制班次圖進上覽畢因論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于矯激巽懦者

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
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
洪武十七年九月給事中張文輔言自九月十四
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間内外諸司奏劄凡一千
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上諭廷臣曰朕
代天理物日總萬幾豈能一一周徧苟政事有失
宜豈惟一民之害將為天下之害豈惟一身之憂
將為四海之憂卿等能各恙心封駁則庶事自無

不當此六科稽查號件封駁章奏之例也

永樂元年十一月諭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慮天下之民有失所者為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職達事體者俾於六科辦事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久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默默然況遠千里其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此俸滿有司授科之例也

永樂二年名都給事馬麟等諭曰為治貴得大體比爾等疏駁奏牘一字之誤皆喋喋以言瑣碎甚矣吏治文書叢脞積累其精力有時而敝豈免錯謬自今奏内有數目日月等字錯謬者皆令從傍改注用印蓋之不必以聞此抄叅不具題用印鈐蓋之例也

宣德二年諭六科曰朝廷慮刑獄有冤下情不能達故設登聞鼓然前代置院設官託耳目于一人

非兼聽廣覽之道我國家命六科給事中輪直最得其當爾等無畏權勢無忽孤煢惟其所言即時為達庶幾事無壅蔽幽隱畢聞況給事中為朝廷近侍誠能效職當顯用爾無或阿比以忝所任此六科直鼓院之例也

正統中給事中張固言六科都左右給事中員缺乞選各科年深者以次陞補英宗謂吏部臣曰給事中乃近侍之官凡朝廷政令得失軍民休戚百

官邪慝舉得言之况都左右給事中為之領袖非識達大體者不可畀也固乃欲循資而用之不亦舛乎此都科不循資俸之例也

成化中諭六部臣曰天工人其代之若事當行而緩于覆奏是忽天工也其可乎自今各衙門一應奏題旨意即明白覆奏發落毋得稽緩五日内不覆奏者該科劾之此科抄發部定限之例也

弘治六年諭人才難得事貴得實人貴改過祖宗

愛惜人才凡百官考滿初任有平常不稱者俱令復職必待九年然後黜降方面知府年老未滿六年有疾不妨管事素行不謹在陞任之先及見任不謹罷輭無為非本部訪有實跡或有巡撫巡按只是一處開報并其餘官員到任未及二年非老疾貪酷顯著俱留辦事今後三年朝覲之年先期行之布按二司考合屬巡撫巡按考方面年終具奏行下該衙門立案待來朝日從公詳審考察如

有不公許其伸理其科道官必待吏部考察後有失當方許指名糾劾此計後拾遺之例也

崇禎元年上諭六科通來戎馬倥偬機務煩劇明旨非不森嚴奉行尚多遲慢欲令計時集事法當委任責成爾等表裏六曹舊有註銷之規今合再行申飭各掌印官選委給事中一員查理六曹奉旨應行事務某項某日做起某日完結次第情節勒限奏報少有違玩立付白簡定行責治如爾等

自隳職掌玩忽不遵或議論紛囂致令掣肘誤事一併究處特諭此六科註銷之例也

崇禎元年二月上傳諭祖宗設立部科衙門各有職掌內外覺察法甚明備乃近來人情玩愒廢弛成風即如各項章奏或奉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而該部久不題覆以致緊要事務率多稽遲殊非政體除已往不究今後各衙門務將已發未覆事件作速覆奏不許違誤自元年二月為始一

切發行內外章奏俱限十日內題覆該衙門仍各立考成着實遵行部科互相查勘具奏

崇禎元年九月諭朕惟祖宗設置科道上弼主德下警官邪寄耳目之司廣聰明之用其為國家毗倚甚重慨自逆璫用事屠戮忠良一時直言敢諫之士動遭屏斥遂令諸臣忠懷莫吐鬱漶有日思一發抒譬之川然壅而必決勢固然也朕即位以來宏開此路諸臣條奏不憚再三省覽日御文華

講求商確發奸指佞之疏朝上夕下多見施行乃諸臣抒忠體國者固在朕鑒沽譽營私者未盡無人薦舉屢戒無濫輙累牘以市恩糾奏每諭覈真或游移而鮮實初閱封章侃然忠讜及朕詰問誘之風聞至不辨忠邪概行論劾使大臣不安其位誰與共理甚非朕虛懷樂諫推誠茹納之初意也今朕特諭爾諸臣以後務捐積習各偕大道一秉公忠敷陳條奏必鑿鑿可行勿剿襲而徒紛聽覽

彈奸劾佞必事事有據勿逞臆而盡抹生平諸臣身膺風紀尤宜先自祓濯處於無瑕之地其有任意誣揑藉口風聞甚或持已不嚴官常先裂者朕得鑒察定下部院勘實嚴處論人不當按以反坐之條決不少貸使居言路者誠無錯雜之是非豈患司官守者尚有混淆之名實治亂在兹各宜悉飭欽哉

崇禎三年九月諭朝廷設官原為治國故分敘爵

秩優任才能近來人心日競銓政詭隨卽如陞轉京堂本以酬勞奬賢今則科道吏部司官視為固有不論賢否循例必得至於監司知府體統官階均屬隆重祖宗時特選朝臣有才望者為之何以今日輕鄙若此背違舊制恬習囂風莫此為甚若不亟加挽正濫觴日久又將輕視京堂希營卿貳矣今將添註閏陞一概停止以後科道中及吏部司官果有才品兼優者准陞監司其或操守無疵

風力稍遜者准陞知府若才品勞勣並茂及司道
卓異特著者准倣正陞例與陞京堂部院該科永
遵為令敢有朦朧奏行必置重典其考選科道及
推舉吏部司官必須慎擇于先方便後來陞轉不
許輕狥濫用混列清華今後科道吏部有不稱職
者着該部院特行糾參處分毋得姑與量陞別滋
藏垢各令力行慎勿玩違取咎
大學士商輅薦春坊林聰改吏科疏竊照見任春

坊司直郎林聰原籍福建人由正統四年進士歷任刑科都給事中陞今職本官學識優長操持端潔存心公正遇事敢言先在刑科衆皆推服今任司直郎固是美職但卽目政務頗簡未免以有用之才置于閑散之地况今吏科都給事中張某久病不出如蒙降特旨着林聰兼吏科都給事中管事如此則恩出于朝廷非惟本官益竭忠誠勉圖報稱凡有言責者亦皆聞風感激各思自效矣且

今春坊官員多係翰林等衙門兼職林聰原係都給事中今令以司直郎兼之俸禄無增品秩仍舊于事體無損於政務有益且使中外人聞之皆謂陛下誠於求言善于用賢所謂用一人而千萬人悅豈不美哉臣職居近密偶有所見不敢緘默

吏科都給事中鍾羽正科中事宜疏臣惟吏科之不振甚矣建議者招尤彈劾者反噬出使者蒙韋囊後跋前動輒得咎閲十餘載免訾議者十人一

兩人耳其餘材品不同久速或異而皆横被口語無能以良去者即去為他官猶從後仆之豈吏科則固不善哉責備之般形跡之嫌當是非交騖之中而清議難干瑕疵易起也臣極暗陋竊自謂臣下當其末流揣巳自効不蒙俞允思所以全硜硜之節無負此官者輙為妄議披瀝而陳之夫取予辭受士人之大節也文選以當銓扃户誠重之矣吏科即不關黜陟而是非之權在焉交通逢迎坦

然而不忌于是有冠裳擁集筐篋交錯之疑此小臣耳人何至奔走以奉之然而瓜李之嫌無觧也臣請一如文選杜門而謝客可乎飲食徵逐昏夜沉酣經明禁者屢矣臣自入仕途即苦此事時時𡨴額應之不能過三爵去耳近出差者又以此得罪聖朝寛大原非以醉飽過繩人要之非正務也而不經申飭則人反謂臣矯臣請一切謝絶息交而省費可乎大臣之去留一惟宸斷而吏科恒置

疏保留保留非訐也而有時乎為訐則雖不訐而以訐視之宜矣上不足為大臣重而反招植黨之疑何益也繼自今如岳正李賢之被誣劉健謝遷韓文等之被逐何妨倡議留之而非是類也吏科罷保留之舉可乎人材遺佚誠為可惜乃無故發端而突然為薦揚之舉薦揚非私也而有時乎為私則并其不私者而私窺之宜矣既不足為知交重而反有市德之嫌亦何益也繼自今惟夢卜之

求紨髀之歎奉旨公舉者舉之而非是類也吏科杜薦舉之端可乎以至科中内外之轉原非選擇而一陞之後低昂頓隔内者不數年而建節又不數年而卿貳而外者棲遲藩臬或至十數年鞅掌浮沉而且有風波之險卽人臣效忠無宜擇地於政體未為平也臣請循内遷之典兩司之卓犖者時時入為京卿歲必進五六人而為卿寺者亦使回翔南北少遲其轉使内外久速略相等也意亦

可乎陞轉之途本縁資俸而少有更變則訾議叢生有將轉而告疾先期而給假者其心非有趨避也而形跡之間誰則諒之請自今掌印者非有真疾不許告病即告也吏部于覆本中徑云以今資俸合是某官回日不問接補何科陞時止照今時之次使其真病軀命之不恤何暇計官使非真病或假託不墮其術以杜僥倖而安義命也意亦可乎是數者皆科中事體之當議者也而臣又聞衙

門先進曰吏科失職掌者二其一堂上官赴科晝
本此累朝舊例也各科能守之即各部亦不以為
屈而吏科獨廢豈以吏部尊而不宜來乎然此朝
廷之公事非給事中所得專亦非給事中所得廢
也宜復其舊可也其一大選事完科臣與部堂比
肩而受賜此自來舊禮也兵科能守之兵部亦不
以為亢而吏科獨下坐人以為自陳三諛始然此
朝廷之公禮非給事中所得改亦非給事中所得

讓也宜復其舊可也至于衆言淆亂意見懸殊則天理自明人心不遠諂下諂上病則一般求利求名同歸不義臣不敢置一毫私意于其中也

管志道論言路疏國初言路甚廣而復專其責于科道使之封駁諸司風聞言事凡以防壅蔽而遏禍源也其始以三途類選給事中等於中書舍人而御史多陞各部主事待之若不甚重而當時顧多直節敢言之士厥後漸重其選至弘治中令于

博士行人推官知縣教官中選其歷練老成者除補而躋之部屬之右其重比國初加倍而直節敢言之風寖不如前何也先朝不重官而重言故人爭奮于言近代不重言而重官故人爭保其官其所由來者漸矣據臣釋褐以來所有彈章奏牘非出于科即出于道曷嘗無言第見其劾一官則人必竊疑曰是有所覬望而借以立名者也建一議則人又竊疑曰是無所觸冒而藉以塞責者也其

中國多賢者往往以是非之心而奪于利害以挺特之見而絷于雷同卒歸於與時浮沉違其初志倘芒頴稍稍表著則同列便不相容而飾邊幅立崖岸則賢否同圂于其中而牢不可觧即如拾遺一節京堂方面俱秩之尊於科道者拾之是矣部屬與科道相埒也乃科不拾道道不拾科而獨拾部屬之易動者豈言官宜互相掩蔽乎此猶謂同居言責不欲相殘以撓氣也至於科道之已陞京

堂方面者自當從公論之矣乃復彼此相約多寡相持凡六科拾御史之已陞者一人則十三道亦拾給事中之已陞者一人迹似調停實爭門户豈言官宜久庇其黨乎此猶謂言路相攻不令偏勝以遺奸也至如平時論劾凡官自科中陞出者自方面至于侍郎縱有過惡科中以先僚之故永不糾彈是寧負朝廷不負先僚也御史廵歷地方自府佐以至州縣正官一經保薦則終其身尊之曰

老師而自稱曰門生有以厚幣相酬者是寧負朝廷不負舉主也抑又有甚者如高拱之在先皇帝朝自擅吏部之權而廣布腹心于科道於是有為之排擊同列輔臣者不幾於律之所謂姦黨乎有為之交章稱述救解者不幾於律之所謂上言大臣德政乎雖頼聖明亟逐潛杜此風而言路是非之難憑可概見已此無他大臣惟憚言官之能劾已而輕視諸司言官惟恃大臣之能庇已而蔑視

公論也臣讀卧碑有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祖宗朝内外大小臣工種種嘉謀讜論不可悉紀臣姑舉外僚之最卑者馮堅一典史也洪武中條陳開國政體太祖嘉納之潘叔正一州同知也永樂中建言會通河事宜而成祖採用之豈獨科道之言為重哉自隆慶以來各衙門之言事者始寡而科道之言又未必盡出於公道臣恐耳目之漸壅也以陛下之明達誠宜追祖宗朝盛事開張聖聽博

求讜言仍命大臣公其心以參討之言苟不當也不以出于科道而遂議覆行言苟當也不以出于各衙門而遂寢不覆如上所陳一切積獘嚴勅言官洗心易轍有弗悛者聽各官核舉坐罪至於疏下該科不問其覆與不覆行與不行刻期俱送史館編輯敢有匿一疏者亦聽檢舉坐罪俾公論大明朋比永杜豈不蕩蕩平平稱皇極之世哉臣又以為不除言官之廷杖言路終不得而開也人臣

進言孰非為國言雖過當心亦可原歷觀祖宗盛
朝未嘗有杖言官者夫忠臣誠不愛其身以報國
而其身則依然父母妻子兄弟所仰賴之身也曷
忍其萬死一生於箠楚之下哉此非所以全天地
之和而慰祖宗在天之靈也願陛下永勿以廷杖
加諸言官而鎮撫司亦非拷掠言官之地即有以
言得罪者下諸法司鞫問情實如其罪不可宥律
例自有明條死且瞑目況生者乎如此不惟言路

大開而和氣且薰蒸宇宙間矣
夏言請考選疏六科額設都左右給事中給事共
五十八員中間事有煩簡故員有增損然以司諫
諍備獻納則六科之職均也祖宗以來額員俱備
後來乃有不盡補者然遇都左右給事中鈌五員
以上則必奏請陞補各科給事鈌十五六員以上
則必奏請選補永著為例在先朝五十八員一時
補足當時侈為美談葢增置諫垣自是盛代之事

今六科在任止二十一員不及額數之半吏科缺左給事中一員給事中四員户科缺給事中七員禮科五員兵科九員刑科七員工科四員共缺三十七員六科除都左右給事中之外惟給事中四員而已供事趨走日不暇給欲求優游侍從以盡文墨論思之長從容退食以致寅恭謀議之實不可得矣然其間言事者連輙被斥忤時者又多外遷歲消月減以至于今莫可復也攷之祖宗舊規

凡給事中有缺止于進士年三十以上者考選奏補弘治間始以行人博士兼選正德間始以在外推官知縣照御史例選補正德末年大臣畏忌新進敢言乃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陛下登極之詔命今後照依舊例給事中有缺于進士考選奏補御史有缺進士與行取人員相兼考選然應詔于一行而旋復寢吏部亦嘗奏請廟堂大臣陰行格阻往往以未嘗經歷世故藉口是不過欲得脂韋

婾婀愛身固禄之流取其不為巳害而巳司馬光曰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為先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今當用光言以為取人之則將見在各衙門辦事進士及歷俸二年以上行人博士并推官知縣三年考滿到部者查照舊規及見行事例具奏從公考選

文選司員外范景文救科臣周朝瑞疏伏讀聖諭內閣朕昨覽文書見有吏科給事中周朝瑞條議

仰獻愼初三要内停止金花銀兩朕卽位之初言
路方開礦稅已撤如何擅行瀆擾此項銀兩原係
舊制進内以備萬壽聖節并典禮等項及各宫賞
賜武職軍官俸糧之用難以停減周朝瑞這廝要
譽妄言本當拿問朕哀思皇考皇妣梓宫在殯姑
從輕降一級調外任用卿可傳示該部這銀兩還
遵照舊規行特諭卿知欽此隨該内閣大學士方
從哲揭帖奉聖旨覽卿所奏朕已悉知周朝瑞這

厮不諳事體逞臆妄言擅行議減内庫金花阻絶
國用好生可惡周朝瑞已有旨了卿不必申救該
部知道欽此欽遵竊念周朝瑞忤觸宸嚴夫何敢
言但周朝瑞職居言路遭際明時未忍自負以負
主上慷慨發舒故不覺慮之過語之戇耳至所條
奏留停金花以寛民力而光上德酌祖制而裕國
儲亦忠于皇上之職分也乃皇上罪以要譽妄言
夫主聖臣直名在皇上下亦何譽之可要若因此

而罪之則適成其名耳夫當容言之時而有拒言之事恐未免為聖德累也日見皇上用人行政下如流水舉朝相慶皆謂衮職不闕補救無事臣工此時止宜將順德意彼目覩大渙王居不殖貨利已明知上意所嚮矣正所謂善將順者而何深罪乎雷霆一震已惕不測之威雨露旋施彌彰有容之度知聖德如天諒必出此也伏祈聖慈免其降謪照舊供職使下有犯顏敢諫之士足見盛世之

有人使上有刻印銷印之舉愈覘聖心之無我其所裨益豈渺小者哉

給事中劉斯球言路漸輕疏蓋聞英主受言取象於轉圜流水而末季拒諫貽譏於轉石拔山夫人主豈有不慕受言之名而甘為拒者或偶因猜而府疑遂積疑而生厭猶豫之過未免開停閣之端此誼辟所以慎其初而忠臣必防其漸也我皇上首增考選之額以開言路而又勤名對以通下情

可謂求言若渴矣然積輕之漸臣不無緦緦過計者則以虛言之日煩也流言之日滋也辯言之日囂也聽言之未虛而納言之未速也何也臺諫之設以封駁為義以觸邪為職其于兵刑財用之屬惟察其舉否而白簡繩之庖祝不相代也今任者少而議者多章滿公車强半借條陳為職掌矣而皇上亦若認職掌在條陳諸如套疏輙被溫綸豈以此娓娓者真足濟時艱而奏安攘乎臣以為有

治人無治法條陳而當任者未即議者之心條陳而非議者反掣任者之肘試觀年來紙上之兵糧口角之節省畢竟無濟于脫巾之變而況乎窺上意之所向借條奏為逢迎者且比比也議論多而成功少所謂虛言日煩者此也百司庶尹各有司存而獨臺諫稱言官此豈惟明職掌之專亦杜紛囂之漸今乃廢弁而輕瀆天聽胥郎而妄奏空談冷署閑曹而時生見事之風謀出位之政不可訓

矣甚有嫉賢妬正索瘢無從遂爾編造歌謡揑成
單欵無頭帖子遍布于街衢匿名揭帖暗投于宅
巷覽之則鑿鑿有據按之則語語無端欲何為者
想不過二三小人謂皇上明目達聰妄意得流傳
大内便可當射影含沙耳雖皇上視明見遠萬無
旁寄之聰明而此市虎之紛紜抑豈輦轂之下所
宜有耶所謂流言日滋者此也昔稱言官指及乘
輿則天子改容言及政府則宰相避席豈以君相

之勢遂為言官屈哉亦以糾劾不避職在則然而聞言引愆道固應爾乃今彈文甫上隼未下于高墉利口高張狼反橫于當道或以有據之事敢于侈口而爭亦有自認之辜究且支吾不應此糾一事也而彼且牽藤引蔓別尋節外之枝此論一人也而彼又東拽西扳至欲空人之國朝端同于聚訟黑白聽其溷淆且風聞有進密疏以惑聖聽而中傷善類者雖道路之口虛實不可知總之神羊

結舌而鴟鴞鼓喙成何世界也所為辯言曰嚚者此也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固哲后之芳規而舉不避親劾不避讎乃諫臣之職掌乃今推鄭莊之轂者不曰薦賢為國而以為市恩劾鷹鸇之逐者不曰除惡務盡而以為苛詆欲補牘而再請既有挾私求勝之嫌迨不約而相同又有隨聲附和之指是容聲啟口盡結疑團而梧掖栢臺皆畫蛇足恐非推心置腹之誼也所謂聽言未虛者此也至于

皇上勵精求治一應章奏批發從不逾時而今亦有遲至旬日漸至數月者矣向猶許諸臣催請而近且有暫留詳閲或有不應批發之旨矣夫議論無過是非兩途而聖斷亦止從違二字言而是自應虛受以彰都俞之休言而非亦當抉出以成吁咈之雅若但束之高閣漫不部分徒長局中之葛藤更生事外之揑揣況暫之為呼吸不應久之將壅蔽叢生我皇上魁柄手操要終原始豈其慮不

及此而猶曰姑以此神不測之用也所謂納言宜速者此也臣非不知睿斷自有權衡于言官未嘗厭薄但防其積漸勢必至此且此時人面日頑人情日競身叢衆鏑者尚披顏甲而請繫賊之纓畏足岩疆者又借清卿以當愈病之藥向使白簡有靈寧遂敢悍焉無忌一至此哉臣憤此頑鈍之成風而益傷言路之徒設望皇上之力行之也

給事中辛朝薦用人聽言疏皇上御極以來任人

圖治納諫聽言自三代而後未嘗有也而邊腹之
患日深一日羣力羣策罔見實效古未有聖明在
上殷憂若此而不能削平禍亂坐臻上理者臣嘗
反覆思之豈當世遂無可用之人哉夫知人則哲
惟帝其難言貌取人宣尼猶失惟皇上求治之心
愈急則浮薄喜事之人愈易飾詭而釣奇惟皇上
破格之意愈殷則巧言孔壬之徒愈易乘機而鬭
捷昔漢臣周勃張相如號為長者言事吶吶不能

出口然安劉郄畝必屬其人呂蒙之舉陸遜也第曰意思深長而張釋之之阻嗇夫李沆之惡梅曾皆惓惓以捷給為戒蓋利口之禍邦家聖有明訓臣子任事決無不出于樸誠而能克濟時艱者然樸誠之人多得之老成練達蓋歴既深自臨事不苟遠不具論邇來督撫中所稱足任者如洪承疇盧象昇史可法等亦祇實心實做何嘗縱横溝紙動求人知向令此數人者與楊嗣昌顔繼祖張

若麒等粉飾虛張爭鬬才辯必不能遠過由是觀之其在此而不在彼明矣況今日口舌相高攻訐滋勝老成日就凋謝典型漸若晨星自此以往將恐諸臣精神不用以實圖職業而用以揣摩筆端雖皇上名對時勤無所逃于電照然既察其才辯又當察其朴誠若徒以小才喋喋付之事權嘗試追悔何及所謂用人貴審者此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夫臣

子連篇累牘掇拾浮詞誠易生厭然聖帝明王鞀
鐸以求之者蓋舉一事欲知其利又欲知其害用
一人欲知其短又欲知其長非反覆諮詢曲意審
度終無以通達情偽深悉事理也昭皇帝嘗以弋
謙言事過直免其朝參逾月而言者不至乃復令
朝參如故且降勑以奬勵羣臣故言雖無當終不
深罪皇上踐祚來于言事罪譴諸臣屢名賜環雖越
數載猶惓惓聖懷因是羣臣無不感激思奮其間

即有狂瞽過當之語終可以諒其無他即有僉壬
敗類之徒終未可以概天下要以不求遜志而求
逆耳則聽言之道斯得矣近如陳燕翼所論中州
一案臣以守汴之勞與決河之罪原不相掩在皇
上深憫之所以作勞臣之氣在言官正言之實以
存萬世之公又如熊開元本無言責而論列大臣
亦可以銷後來雷同之漸至於姜埰詈詞舛謬百
喙何贖乃懲創之則臣子之罪已明生全之則覆

載之德更大況聖明孝治天下埰家遭兵火父罹慘禍彼亦人子也臣非謂諸臣之去留生死有關輕重但恐將來言者遂有所趦趄而不敢盡煩囂雖息讜論亦捐所謂聽言貴廣者此也臣四載里居再入班行流寇驚心一籌莫効而終以用人聽言為今日治平之本故不避瑣瀆冒昧上陳

刑科右給事中左懋第詳察密封疏臣接錦衣衛所傳紅本乃逃帥楊德政奉旨正法也臣密緘同

駕帖還之矣次又捧御筆緘函發科者即此本也臣又密緘藏之垣中矣然自逃帥正法西市道路之口皆素恨此帥妄議練總以毒害天下又知其驕横剥軍怯猾善逃罪不容于死人人快之而明旨人皆未見也凡係密封皆不發抄若不請明誰敢宣布而臣思此本之為密封者原恐此機一洩罪帥或自引裁而不得行法今其人已誅自當明正其罪使國人知之以昭國人殺之之義并使九

邊閫之知朝廷有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之心也語云信賞必罰必于耳目所聞見則所不聞見者莫不陰化豈如此可聞可見之事而反閉天下之耳目哉伏乞勅下發抄以便遵行而臣因思各垣之密封似此者多也臣愚以為有必當密者有不必密者有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有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如事關兵機方且動于九天藏于九地何可不密也如警報何邊

冠擾某地動靜之情勝敗之事廷臣知之以便各獻芻蕘各要害知之以便共圖備禦何必密也況邸報之抄傳有定道路之訛言無端疑揣轉甚張皇孔多廷臣縱有所聞未免因而箝口何可密也如制邊之策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邊已安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安邊勦冠之謀諸臣有密奏密之可也冠已平矣仍當使廷臣共知其何策以勦冠此可密于事先而不必密于事後者也

如逮有罪之人不密恐其人將遁人已獲矣則必昭布其所以逮之故如誅有罪之人不密慮其人將自裁人已正法矣則必昭布其所以誅之實此當密于今日而不必密于明日者也蓋人臣事君原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言而朝廷行事更無不可使天下共知之事慎密原為成事事成便復昭然所謂理本相成變而不失其常也臣今日不言而使朝廷一時慎密之事因循沿為故例甚至科

録史館皆不能啓什襲之藏而筆之而一時之疑
信猶其小者後世之信史何所取裁且謂壅蔽綸
綍自臣等封駁之臣始矣臣用是虩虩然懼敢因
請旨發抄而并及之
刑科給事中孫承澤請復接本之規疏竊照本章
者臣工所以代面對而陳其衷悃也一經聖斷大
政大法于是寄焉事綦重也臣于辛未觀政户部
猶見紅本發下各部司官輪流候接日當晡時内

臣捧至會極門東廡各官鴈行序立挨次接領體統嚴肅制甚稱善及臣初入垣掖事猶如故邇因機務殷繁發無定時于是六曹不復接本或早或暮但憑會極門内臣發之錦衣直房直房散與各垣吏役遂失當年之制臣按祖宗朝凡紅本發科猶必令部堂一員親至垣中畫本尾署小押所以防姦杜獘如此其嚴也況未到科之前承授一憑下役豈所以重王言而尊典制臣並有請者皇上

勵精圖治寒暑罔渝凡係緊要本章無不朝上夕
報亦有不能即奉綸音者或以事體稍緩無妨徐
發但拜疏之人計日而數賫奏之使延頸以望時
日稍稽妄生揣臆當此中外多艱正賴臣工黽勉
效職儻因此而署位開因循之漸事體生叢脞之
端防患於微貽憂滋大況天下事無大小以敬心
持之則小者亦大事無緩急以精力圖之則緩者
亦急此大易所以重行健而自强不息也並望採

納施行得旨各部司官接本并部堂到科晝本原有舊規如何竟廢着察議具奏據稱紅本收發一憑下役殊非典制今當何法傳接併議妥奏來本內敬心持之行健不息等語說的是知道了該部知道

户科左給事中孫承澤章疏日繁疏臣辦事垣中察本科發抄底簿見通日章疏較崇禎初年增十之五較萬歷中年增十之七一科如此別科可知

夫議論日多則事功自應日集乃近年中外景象無論不及神廟時並不及崇禎之初多矣蓋議論多者精神之薄也意念外浮則力量中歉理所必然無足怪也故密奏日多則邊防愈壞籌計日多則財用日虧啓事日多則人才愈錮此其病在議論多虛飾亦多也皇上勵精圖治鋭意太平第一急務無如課實效課實效無如省議論省議論須從六曹大臣始葢六曹者事功之府也朝廷之大

政寄焉諸臣果能公忠體國殫力救時不顧利鈍不避勞怨天下事豈遂不可為抄發到部或即具覆不必諉之別曹不必推之撫按或不必覆照例存案彙銷一力擔當大家實做如此則章疏之省不知凡幾矣由此而論臺諫之臣是以言為責者也畜狸欲捕養鷹欲擊言誠不厭煩數也若浮泛之條議市恩之奏薦與據風聞而糾在外之小吏則宜禁亦省章疏之一端也至于各曹之官自有

職掌黽勉圖之日不遑給何暇出位而紛紜建白凡事無關係率妄沽名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在外撫按于重大情事自應時時奏聞若錢粮之起解叅罰之開復官員之更調行間之零級小捷事關該部者應行咨達部若瑣事槪行褻瀆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通政之司職在封駁通因廉恥道喪人希進取游説不根之徒有如聚訟凡此者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又如内

外臣工凡經論劾當如祖宗朝舊事平心靜聽上
俟皇上之鑒裁下俟舉朝之公論聞言嘵嘵激辯
者則宜禁此亦省章疏之一端也有此數禁議論
日減皇上批答之暇時御文華殿名大臣商確政
事講道求理務令朝奉命而夕行從此而政不清
簡功不畢集者未之有也得旨朝廷廣聽求言欲
収實益其浮議繁雜虛飾罔功允宜禁飭這本内
各欵着議具覆建白條言官本職若當言不言以

致旁觀出位乘間紛囂科道官殊難辭責又向來中外各衙門循例奏報及邊鎮攢造文冊察覆登答等項有係應行的亦有套混妨擾無益可省的也着詳酌奏奪該部知道

户科左給事中孫承澤註銷疏竊照迺來民艱用詘度支一曹關係甚重臣今歲身歷三垣皆管註銷之事而歎積弛之狀至户部而極也每逢註銷呼羣吏持牘鴈行而前司司比之見赴比之簿大

半遺漏不全所銷號件不具文牒但憑吏役口報為故事且吏役皆雇覔代身問其緣由茫然不知也臣往返申飭繼之以戞楚稍稍就緒然每當五日一銷則報完者仍復寥寥該部嘗行之本雖盈篇疊幅要不過循例題知依樣具覆而事稍重大則堂行司司付吏役束之高閣不則卸之撫按漫言行查任其稽延未幾官遷吏換前事不復記憶有同故紙矣臣試言其略如各直省新舊兩餉及

金花漕折輕賫茶蠟歲絹等項拖欠以億萬計猶
曰逋負在民時荒難急也至官吏之侵那畿輔之
透支關差之欠額銅本之侵没奸觧之吞隱運弁
之盗賣數至成千成萬者固纍纍也何至經年累
月不一問之夫户部民部也以急民為事固不止
以辦餉考成見能也乃積年興屯開荒求蠲報災
之疏一切沉閣有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即如臣
前因江北私派小民鼎沸具疏直糾奉旨經年有

餘尚未見覆諸如此類不知凡幾欲求閭里康阜婦子恬熙胡可得也以如此關係甚重之地而如此因循苟且每對部吏見其呼應不靈不知幾為扼腕矣臣前待罪兵垣見該部有摘叅計次議罰之例兵農並重事可通行伏乞皇上勅部議定規則俾知遵守以警玩振靡庶有裨矣奉聖旨民間舊欠近諭已明其官胥侵那透支隱盜等項作何追賠并摘叅未完欽件作何分別罰治通着該部

遵照近旨詳核另議具奏這本直糾江北私派一節經年未覆是何緣故併着奏明

刑科都給事中加俸二級孫承澤熱審疏臣捧讀

聖諭于熱審大典按期舉行臣不勝加額仰見陛下如天好生之德時廑于懷不以軍旅倥偬而或輟也該部雖當專遣閣臣清理之後夙案甫清新案又積事如春草芟而復生弊似落葉掃而愈集其所煩斟酌蕩滌者至不易矣應審人犯臣已催

部造冊細加參覈恐候審者急此緩彼又將未審人犯再四移催速結然當註銷之日每見各司前件多開已題候旨葢近因戎馬生郊聖人有憂值此機務殷煩之時遂致批答之停閣臣歷察往例凡係未結人犯不得造審今爰書雖成而明旨尚靳事體一時未結是當泣罪解網之日猶有羈魂向隅之悲亦大造所難獨遺也況事無重輕一屬候旨概從羈縶饑渴困苦溽熱蒸煎遲速之間生

死所關伏乞聖慈俯察該部各本盡數批發俾纍纍新犯輕者遽獲生還重者幸荷送審將見和氣所噓獄蝨不紅圜草增緑矣至于司寇一席久已壓虛雖署篆之臣不敢以傳舍視事然領袖部務必得正官並乞勅部就近推用務令朝簡而夕就于以溥皇仁而光大典端賴之矣奉旨知道了該部知道

刑科都給事中加俸二級孫承澤摘叅疏竊照遣

戍一罪僅亞大辟一等其問擬之也當慎而處斷之也當嚴蓋不慎則虞有寃人不嚴則虞有縱奸也今刑部見在戍犯已經清理之後贓銀量谿情罪堪矜者准予納贖以開一面非過也但戍犯不一矣其中大奸巨蠹使得一概収贖僅以二百金縱虎出柙是誨奸也胡可為訓該部先經批准者臣科移文署印臣張忻當力為駁正無奈承行吏胥朦玩如故也謹先摘叅其一二顯著者一為軍

犯高瞻崑寀察瞻崑以誣詐問辟追贓共二千二百兩分毫不納二次清理俱為除豁減擬邊戍此應速為發遣者乃移送納贖是完贓無銀贖罪有銀也且以辟而減擬胡得言贖本犯宜速為發遣者也一為軍犯鈕光先寀察本犯以積年奸書描改印票侵冒料豆草束事関軍儲僅擬遣戍有餘辜矣乃該吏註銷以為業巳發遣及察之則移送納贖夫既納贖何必諱言發遣是明知不可贖而

代為掩飾况本犯以侵官之物為贖罪之物尤而
效之其何以懲本犯宜速為發遣其已納之銀留
為充餉可也一為原任吏部侍郎軍犯蔡奕琛案
察本犯以十四年定罪十五年正月咨送兵部發
遣至今尚未至兵科掛號定限是本犯抗未赴衞
事已年餘經承何不一問収管僅以咨送了事據
法違限一年例應調衞改遣似難為本犯寛也以
上三項係臣行察據該司手本循職条駁伏乞勑

下該部將高瞻崑鈕光先責令當時起觧蔡奕琛
違限年餘例應改衞速行察覆至朦玩吏書嚴加
懲治各司積獘不止遣戍一事容臣極力搜剔以
副職掌統希聖鑒施行奉旨該部議奏
禮科題陪祀疏臣按臣科須知一欵每歲大祀天
地都給事中各一員入壇陪祀又一款如左給事
中署印必先具題入壇今歲皇上親郊該科都給
事中惠世揚奉命未任郊祀大典臣垣職掌所関

而陪祀之員或于事體未恊今有左給事中魏大
中見署科事應否入壇陪祀謹題請旨奉旨准照
例陪祀
兵科肅朝禮䟽照得臣等西三科輪直武職門籍
若遇朝叅調取長安左右門守衛官收貯各衙門
投到門籍簿扇除公差患病外中有不到者會同
題叅此從來舊例也臣今細察武職各衙門簿籍
中有填註差病者亦有止造見任者或有差回病

痊不填註者又有止填痰嗽不言註籍者且有竟不移會直日該科者臣等每月彙題止據衛官繳到前月門籍簿扇填註差病字樣恐假借參差有難稽察況聖壽元旦諸大禮在邇倍宜整肅伏祈勅下該部申飭各衙門嗣後凡有牙牌應朝叅官員務要明白詳註一投長安門一投直月該科若有差回病愈故違不填及以寒嗽溷入希圖安坐者臣等與直日該科指名叅奏庶朝禮肅而人心

謦矣

科道互改

洪武中給事中宋善萬徵彭通王惟言王漸永樂中吏科右給事中羅亨信工科給事中周岐正統中給事中朱良暹李運工科都給事中張禬俱改御史洪武中御史李壙改工科給事中永樂初山東道御史文郁改工科給事中江西道御史汪俊明改刑科給事中

戊寅考選紀崇禎丙子冬外計俸滿知推俱留部考察候核在任錢粮先是鄭友元熊開元以錢粮之故累及司農下獄至是慎毖有加而吏書挾索之弊亦從前所未有也未幾上御講筵令諸詞臣條議政事黃景昉薦候考者朱天麟成勇之清項煜因奏任濬為首輔張至發姻親有意黨護之至發激辯不已楊士聰並忝沈迅張若麒納賄史𡵉囑託冢臣田惟嘉求選詞林戈矛四起纏連不結

史筵上疏言此番考選諸人薄科道而重詞林凡考中詞林者皆本衙門人援手接引于是凡取中翰林者以為預定分補各部主事至上令吏部將咨訪單進覽于是以圈奬濫徇各官傅元初張第元房之騏韓源趙繼鼎馬兆羲俱着冠帶閒住許晉林正亨王猷降三級調用劉含輝楊振原葉初春劉興秀韋朝薦金蘭葛樞郭九鼎凌義渠何楷褚德培各降二級照舊時臺省員缺候考者至經

年不補而現在之臺省被累幾至一空人嗟以為
變局至戊寅四月二十八日上召在京候考及巳
推部屬各官俱來中左門昧爽上出御門内閣及
吏部都察院諸臣行一拜三叩頭禮畢候考諸臣
行禮起傍立止令五人一班面奏在任行過事實
上隨以筆註記奏畢上手書策問云禦敵需兵養
兵需餉屯鹽採鑄難取近效搜括加派民力已竭
將何策以處之近報抵邊不戰而歸是何深謀諸

臣通悉已見條對務期可行不許勦襲故套仍將
履歷開寫明白上令吏部將策問傳示各官暫退
少頃復出收各官試卷陸續而出五月初十日上
親定曾就義黄文煥黄奇遇張縉彦李士淳汪偉
虞國鎮佘象賢馬剛中朱天麟等為翰林編檢官
王調鼎熊維典解學尹張希夏張作楫耿始然成
仲龍李清孫承澤吳希哲張淳等為各科給事中
李嗣京秦廷奏汪游龍李春蓁任濬楊鶚喻上猷

柯元伯李雲鴻涂必泓左永春宗敦一張爾忠黄諫卿甘維爍張茂爵王章蔡鵬霄王範陳天工高名衡郭景昌徐養心羅起鳳張緒掄王聚奎鄧希忠閻嗣科林蘭友葉樹聲詹兆恒等為各道御史井濟李拯楊鼎甲黄熙胤楊調鼎王心純葛逢夏劉作霖郭尚友唐良懿張若麒沈迅為户禮兵刑工五部主事王昌時為南部主事韓友范為兵馬次日諭内閣發下曾就義等試卷十八卷卿等傳

與該部科將內中所對事宜確酌可否奏奪曾就義對中言小民不苦于餉而苦于有司之火耗私派誠嚴禁之似不妨量行加額以紓軍國之急上稱賞之拔為第一未幾遂允楊嗣昌練餉之議海內騷然就義悔甚鬱鬱而卒

附載言官被言

候補兵部職方司郎中劉元珍論給事中錢夢臯疏朝廷磨礪一世伸正絀邪以端揆大臣無樹私

交無作好惡無蔽上而箝下彰善癉惡佐天子持衡馬不意今日乃有罔上行私如首輔沈一貫者又有頑鈍無恥如刑科給事中錢夢臯者夢臯為人臣無暇毛舉癈索跡其推年例而妄奏求容掛察典而乘機建議壟斷如市士林不齒迨至兩嵗留用因蠱惑聖衷猜疑部院併考察全疏亦中格矣臺省被察諸臣概留用矣國家代守之典章屑越于一朝朝野駭聽僉謂夢臯之黨陰謀叵測將

異日種種僥倖之門從此闢也甚可慮也夫使夢臯蓋惡未滅亦宜驚彈射而歛跡胡乃恣起風波動駕言于楚事含沙反射蔓衍何極僉謂夢臯之黨機穽叵測將異日種種傾危之隙從此開也甚可畏也夫使政府無私人則奸慝寧壅于上聞邪謀亦安能下逞乃一貫實為戎首秉政以來不聞輔佐皇上救生靈于塗炭者何事起忠良于擯斥者何人年來比昵憸人乖謬尤甚即如考察一事

皇上豈有愛于夢皐而故暱之豈有私于臺省諸
臣而獨寛之蓋由一貫曲庇私人内則假公以朦
上外則挾威以箝下既借皇上之權以伸其意復
竊皇上之德以固其交使守法者抑勒無聊席奥
者高張無忌將來誰肯為皇上觸權要持國是乎
一貫之敢于欺罔如此所關治亂安危之竅會良
非細故幸皇上自為社稷計南中諸臣糾錢夢皐
鍾兆斗疏云頃接邸報見考察留用科臣錢夢皐

年例外轉科臣鍾兆斗相繼有疏其假托遮掩中傷報復中外所共知即二臣倘有夜氣豈不自愧而乃無端蔓引互為欺罔何哉臣請略述始末而皇上試垂聽焉夫六年京察年例外推此祖宗定制天下之公道所繇係也銓部酌量自有定評往年夢皐曾以外推嘵嘵自辨士論至今鄙之及今奉考察先五日部院科道採訪已定夢臯預知不免乃乘御史林秉漢疏至摭拾楚事與京察疏併

上以存展辨之實夫楚藩之事皇上排廷議而獨出神斷天下誰不服之然而楚事自為楚事京察自為京察兩者原不相蒙也今亂宗之法且行矣楚事無可言矣夢臯猶借為端以動皇上之聽試閱其疏娓娓數千言支離附會全無的據且其再疏曰南都之論臣者必接踵而至此其意必欲臣等寂無一言任其橫肆然後為快乎夢臯既已假楚事攻都御史溫純以强自遮飾又謂純逐鍾兆

斗以激發兆斗而相與朋比為奸兆斗不念外出
忝藩體非有損舊典公論當自静聽乃踵夢臯之
故智語語惟攻温純而肆醜詆是兆斗明以私怨
攻純不待人言而自言之矣信如兆斗將來銓臣
束手不敢推一年例憲臣噤齒不敢指一官邪紀
綱倒置小人無忌而祖宗二百年之令典不幾于
廢墜殆盡耶臣謂二臣者均當亟行罷斥毋使淆
亂清議者也抑臣猶有説焉書曰不賞私勞不罰

私怨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元輔沈一貫平章天下宜持大體務公平率由舊章且考察鉅典歷朝守之用之勵世磨鈍今科道數人一旦留用聖主以為特恩天下人心共相駭異方望元輔以力爭及考察命下一貫不以為規而以為頌天下疑之乃夢皐兆斗巧辨横詆又若陰有所恃而無所畏忌者即元輔心不直二臣靡有私勞之可念也天下其誰信之臣又以為皇上不亟斥之則輔臣之心

不白也語云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都御史溫純守正不阿人所素知然據其自疏亦曰管南北中外考察已五次任勞任怨嫌隙既多今夢臯兆斗又紛紜力攻其去不遺餘力揆之大臣進退之義不去何待臣又以為皇上不聽純之引退則大臣去就之節不明也

向當沈四明柄國時與禮侍郭江夏為楚事相左會妖書變起科臣錢夢臯受四明指糾江夏波及

沈歸德幾蹈不測海内唾駡之温總憲矯矯正人夢臯與兆斗合攻之既而二人計處年例四明矯旨俱留一時議論鼎沸士大夫黨禍實始于此禮科給事中汪始亨劾兵科右給事中李魯生疏竊惟國家設立言官職綦重矣必已之出處端正也而後可以糾人之邪必已之心事磊落光明也而後可以摘人之險必引扶善類力禁苞苴而後可以絶奔競之風廣彚征之路又必出詞吐氣寧

直勿倚寧厚無刻而後可以平情宣滞培國家之
元氣乃險媢小人毀禮滅義其坊決矣詰曲鉤棘
其心險矣鋤異巳而墜之淵引私人而充其槖其
舉刺顛倒矣甚至以筆墨逢迎而使一方之山川
蒙垢遂至鑿削國脈害不可勝言矣欣逢我皇上
聰明神武殛竄除佞逆璫姦人明正典刑虎彪而
下投之遠裔逮行勘問無不發之姦也乃有三處
投身百足不仆慣出不通文理之疏大肆辱詈之

鄉試録序以取悦于目不識丁之魏忠賢至今日月中天諸奸遠竄而猶靦首班行玷汚青瑣如見任兵科右給事中李魯生者臣安得不歴數其穢跡于皇上之前乎夫魏忠賢所以盜竊主權殺人爵人者舊輔臣魏廣微授之柄廣微所以傾陷善良放開辣手者門生李魯生之引其緒此投身之第一處也魯生始見忠賢廣微同謀殺人魚水相歡遂甘心為廣微伏蘺之犬及見楊漣與左光斗

酷刑垂死廣微佯為疏救大拂忠賢之意忠賢欲棄廣微魯生遂亦棄廣微而竄入于舊輔臣馮銓之門矣臣見先帝枚卜有老成幹濟之旨蓋謂老成閱歴既深識力夙鍊而新進之人其骨氣或未堅疑耳魯生欲居銓之首功遂出疏云成即為老而非老乎年幹即為濟而即可以濟乎國信如是言則髫年後輩即當入贊黄閣而黄髮皓齒反當就編簡之列矣如此不通文理之疏自是魯生長

技寧第執中用中等語為哉求滿谿壑之腹大肆封豕之焰欲不次超擢某某即超擢某某是以長安有要官起問二李之謠欲逮某死某即逮某死某是以一時一十七人次第就斃彼時茅山人往來線索銓亦借為魯生所薦此投身之又一處也孰知逆璫喜怒無常少年擯席不久崔呈秀于是以美官白鏹市吳淳夫攻銓而魯生飽颺飛去又不肯事銓矣呈秀則其死友也魏良卿固其義兄

弟也良卿欲請托黌青衿魯生即傳之學臣李蕃而居間道付圖漁人之利其贓私狼籍行道之人皆知之此投身之又一處也三處敗而魯生之罔卿管兵科左給事中不敗呈秀淳夫等贓俱追助餉而魯生之厚藏自若于法為不平于鵷班諸賢趨蹌揖讓為有玷為魯生者當思所以自處矣乃被柔飾詞又欲依附于君子之林豈以投身三處為未足耶想倏從倏背蘧廬主人諸君子鑒于前

而其孰肯納之也至其典試臣鄉見上年詞臣方逢年科臣章允儒以五策暗入時事而削奪㑹生遂主于逢迎又以止于不及時事不足得逆璫之歡心于是後序大肆辱詈詆毁前賢刼以積威而使之懼又誘哄臣鄉後進而使之效法乎彼不但衡岳䝉羞江漢流穢其于我皇上楚材摧折最可憫惜之㫖何大背馳也皇上憐楊漣之寃死羣臣共快而㑹生序中詈漣曰竊聖賢盜豪傑走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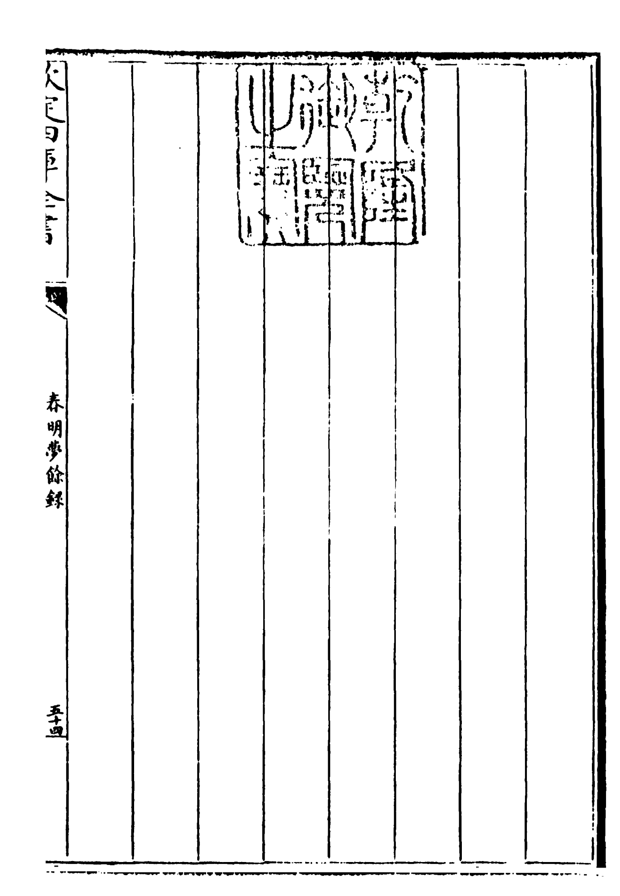
如鶩獨以為漣固忠賢所恨不得不罵此外多士如林蒸蒸蔚起皆肅皇帝豐芑之遺經數百年培養而魯生詈之曰楚士抱璞堅于三刖楚風趨上捷于細腰夫多士亦何冤而受此詈也然猶曰不幸與漣同時應當罵詈至于前賢如屈原忠愛宋玉風藻千古菡芬魯生辱罵之曰楚所矜式惟有屈宋宋玉稱神引夢賦雨横風媟褻蕩佚屈子踔厲侘傺之感哀悼悲些之調變雅為騷亦何足道

推其語意喋喋厭薄屈宋恨不起上官大夫與之把臂定交矣若夫廹刼多士令之股慄則曰規繩在前斧鉞在後士將焉往意謂吾以斧鉞臨之爾多士九十六人寧不舍所學而從我乃其誘哄臣鄉後進使之迷所向往則尤可訝焉彼不教臣鄉以法孔孟亦不俯而教以學左史倚相輩諄諄教臣鄉學曾生其序曰臣不必以楚衡楚而以臣衡楚亦不以臣衡楚而以皇上之衡臣者衡楚臣攄

所欲言疏朝上夕報可且褒諭有加一則曰留心邊計一則曰苦心計畫以是為呼吸上通帝座之驗令諸士是步是趨夫臣鄉即令不達古不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然義路禮門童而習之亦何至瞎引盲趨甘學魯生也臣鄉死者戍者削奪者受忠賢之酷止于天啓七年而受魯生試録之辱則無有窮期皇上愛惜楚材天語斐亹一時三湘七澤之靈頓覺纖塵淨洗火焰燭天魯生亦

何能辱臣鄉獨與子孫相繼皆知魯生之醜則不能為魯生解矣及見皇上浩蕩恩寛魯生又改頭換面為楊漣等上疏免贓希圖施恩臣鄉為自全之地因依回留連需次欲徼吏垣之長夫吏長垣六垣之冠冕人才進退實攸関焉豈通身穢跡之人所可領袖臣非不知初入班行亦當隱忍以昭同類之厚道但皇上廣開言路起廢維新一時純忠亮節之英濟濟梧掖魯生以醜類混迹舉世共

棄臣又安得嘿嘿處此疏中臚列魯生劣狀頗悉然尚有不盡者當孫高陽視師薊遼巡邊至近郊欲一入覲魏廣微誑逆賢曰孫閣部興晉陽之甲欲清君側逆賢怖甚使顧秉謙矯旨令東還既而謀所以處高陽者魯生曰閣部所恃手握重兵耳宜以缺餉為名大汰其兵使敵來殺之不則兵譟亦殺之逆賢喜于是下汰兵之議此其設謀誠工不知國事之謂何哉



春明夢餘録卷二十五